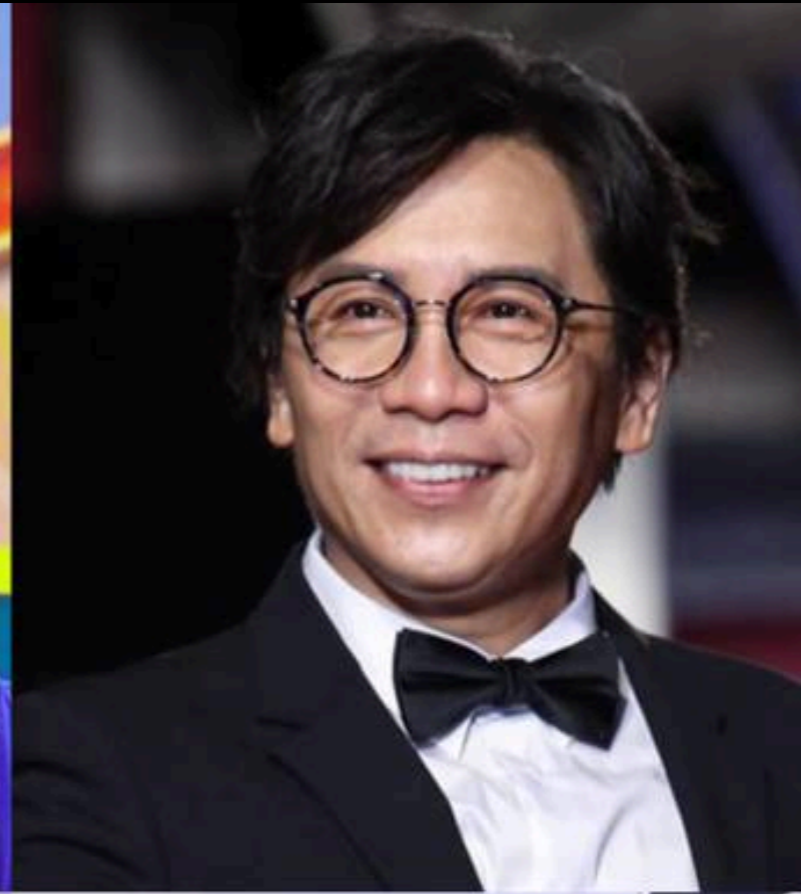


問題在性暴力，問題也在語言

——讀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與張亦絢《永別書》

朱宥勳@2024

先從「Me too」浪潮說起



**Q：Me too鼓勵受害者出面指控，
但我們應該「相信」指控嗎？**

#1.來聽兩首歌：

「用誰的角度說話」 差很多

薛之謙 〈紳士〉

刀郎 〈衝動的懲罰〉

所以，重點不是「指控是否全部可信」
而是「社會必須提供指控的可能性」。

#2.文學案例一：

林奕含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林奕含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 長篇小說，出版於2017年
- 以房思琪、劉怡婷、許伊紋等女性為主角，以一座「有錢人的大廈」為舞台，處理女性面對性暴力 / 暴力的題材
- 同時，小說主軸與「語言、文學、品味」等主題交織前進



駭麗的
文學標本、
倖存之花

張亦絢
蔡宜文
駱以軍
湯舒雯

{ 如果世上有人以強暴小女孩為樂，
而我就在旁邊；
如果，我從她的十三歲活下來……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角色序列

- 劉怡婷：故事的「敘事者」 >>> 為何選擇劉怡婷為敘事者？
- 房思琪：劉怡婷的「戀生體」，遭受性暴力的主角
- 李國華：施暴者，補習班國文老師
- 郭曉奇、餅乾……：其他李國華的「對象」
- 許伊紋：同大樓中的姊姊，愛好文學，遭受家暴
- 錢一維：許伊紋的丈夫，家暴施暴者
- 毛敬苑：愛戀許伊紋的珠寶設計師

問題：能否統合出明確的「主軸」？

A. 「語言」的連結與中斷

「語言」主題：姐妹的暗語，及其中斷（1）

劉怡婷知道當小孩最大的好處，**就是沒有人會認真看待她的話**。她大可吹牛、食言，甚至說謊。也是大人反射性的自我保護，因為小孩最初說的往往是雪亮真言，大人只好安慰自己：小孩子懂什麼。挫折之下，**小孩從說實話的孩子進化為可以選擇說實話的孩子**，在話語的民主中，小孩才長成大人。

[.....]

她們肩並肩站在高樓的落地窗前，思琪用**她們的唇語**問她：「你剛剛幹嘛那樣說？」怡婷用唇語回答：「**這樣說聽起來比說大便什麼的聰明。**」劉怡婷要過好幾年才會理解，運用一個你其實並不懂的詞，這根本是犯罪，就像一個人心中沒有愛卻說我愛你一樣。

「語言」主題：姐妹的暗語，及其中斷（2）

大人讓她們上桌，吃甜點。思琪把冰淇淋上面旗子似的麥芽畫糖給怡婷，她拒絕了，唇語說：「不要把自己不吃的丟給我。」思琪也生氣了，唇形愈動愈大，說：「你明知道我喜歡吃麥芽糖。」怡婷回：「那我更不要。」體溫漸漸融化了糖，黏在手指上，思琪乾脆口就手吃起來。怡婷浮出笑，唇語說：「真難看。」**思琪本來想回，你才難看。話到了嘴邊，和糖一起吞回去，因為說的怡婷，那就像真罵人。怡婷馬上發覺了，浮出來的笑整個地破了。**她們座位之間的桌巾突然抹出一片沙漠，有一群不認識的侏儒圍圈無聲在歌舞。

「語言」主題：姐妹的暗語，及其中斷（3）

錢爺爺說：「兩個小美女有心事啊？」**怡婷最恨人家叫她們兩個小美女，她恨這種算術上的好心。**吳媽媽說：「現在的小孩，簡直一出生就開始青春期了。」陳阿姨說：「我們都要更年期囉。」李老師接著說：「她們不像我們，我們連青春痘都長不出來！」席上每個人的嘴變成笑聲的泉眼，哈字一個個擲到桌上。關於逝去青春的話題是一種手拉手踢腿的舞蹈，在這個舞蹈裡她們從未被牽起，一個最堅貞的圓實際上就是最排外的圓。儘管後來劉怡婷明白，還有青春可以失去的不是那些大人，而是她們。

「語言」主題：連「唇語」都無效的世界（1）

思琪回到她和怡婷的家，天色像死魚翻出魚肚白，怡婷竟還趴在客廳大桌上寫作業。她打招呼而怡婷抬起頭的時候，可以看見怡婷眼睛裡有冰川崩落。怡婷把筆停住，**說起唇語**，筆頂吊著的小玩偶開始哆嗦：「You smell like love.」幹嗎躲在英文裡？思琪有點生氣了。「你回來了啊。」怡婷說完便低下頭。「**你不看著我，我們要怎麼講話？**」思琪開始指畫自己的嘴唇。怡婷突然激動起來：「就像大部分的人不理解為什麼『**我們**』要這樣說話，而全部的人都聽不懂『**我們**』在說什麼，我與你有一條隱形的線索，我也矜持，也驕傲的一『**你們**』呢？『**你們**』有自己的語言嗎？矇住他的眼二選一的時候，他會選擇你，而不會選成我嗎？他可以看穿你的臉，知道你今天是頭痛而不是胃痛，他做得到嗎？」

「語言」主題：連「唇語」都無效的世界（2）

思琪瞪直了睫毛：「你到底是嫉妒我，還是嫉妒他？」「我不知道，現在我什麼都不知道了，小時候我們都說不學語言，可是『我們』之間不是語言還會是什麼？『你們』之間不是語言難道是什麼？我一個人在屋子裡好孤單，每次你回家，就像在炫耀一口流利的外語，像個陌生人。」「我不相信你這個理論，我在『那邊』只有聽話的份。聽話本來就是學習語言，你說對了，我在『那邊』的願望就是許願，夢想就是做夢。」「我不想跟你辯論。」

「我也不想跟你辯論。」怡婷繼續唇語：「老師跟師母在一起那麼久，他一定見過或想見過師母痛苦的表情，雖然殘忍，但是我必須說，他是比較負責任的一方，他摸過底才做的，但是我們是從未受過傷地長大，我好疑惑，你現在看起來前所未有的快樂，又前所未有的痛苦，難道躲在『我們』的語言背後，也不能解脫嗎？」

「語言」主題：連「唇語」都無效的世界（3）

思琪露出踏進被洗劫的家的表情：「你要我訴苦嗎？」「如果有苦的話，對，但是，如果你覺得只有你跟老師在一起才有可能演化出語言，那只是你沒看過我跟老師單獨在一起的樣子，或是你沒看過他和師母在一起的樣子，我猜整棟大樓都掉到海裡他也只會去救晞晞。」思琪搖頭。**「沒有苦，但是也沒有語言，一切只是學生聽老師的話。」**怡婷開始誇飾著嘴型，像是她的言辭難以咬碎：「這樣很弔詭！你說你既不嫌惡也沒有真愛嗎？你騙人，你騙人你騙人你騙人。這不是你來決定的。你明明就愛他愛得要命。」「我沒有。」「你有。」「我沒有。」「你有。」「我說沒有就是沒有。」「你有。」

「語言」主題：連「唇語」都無效的世界（4）

「你什麼都不知道。你騙不了我，你們太明顯了，你一進門我就聞到了。」

「什麼？」「真愛的味道。」「你說什麼？」「你全身都是，色情的味道，夜晚的味道，內褲的味道，你全身都是內褲。」「你閉嘴！」「指尖的味道，口水的味道，下體的味道。」「我說閉嘴！」「成年男子的味道，精—精—精液的味道。」怡婷的臉像個遼闊的戰場，小雀斑是無數悶燒的火堆。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羨慕什麼，你好殘忍，我們才十三歲啊—」思琪放聲大哭，**眼淚漸漸拉長了五官，融蝕了嘴型。**怡婷真的看不懂。

被李國華入侵的唇語（1）

在大樓大廳遇到老師，怡婷拉了我俾到老師旁邊，說起學校在課堂上唱京劇的語文老師。金色的電梯像個精美的禮物盒把三個人關起來，不能確定有禮的是誰，被物化的又是誰，我只想著要向伊紋姐姐道歉。**隱約之中聽見怡婷說學校老師的唱腔「千鈞一髮」，訝異地意識到怡婷在老師面前說話這樣賣力，近於深情。**我們的脖子磕在金色的電梯扶手上。七樓到了。為什麼怡婷沒有跟我一起走出來？怡婷笑了，出聲說：「送你到門口，我們下去囉。」一楞之後，我走出電梯，磨石地板好崎嶇，而家門口我的鞋子好瘦小。

被李國華入侵的唇語（2）

轉過頭來，看著怡婷和老師被金色電梯門緩緩夾起來，謝幕一樣。我看著老師，怡婷也看著老師，而老師看著我。這一幕好長好長。老師的臉不像即將被關起來，而像是金色電梯門之引號裡關於生命的內容被一種更高的存在芟刈冗字，漸漸精練，漸漸命中，最後內文只剩下老師的臉，門關上之前老師直面著我**用唇語說了：「我愛你。」**拉扯口型的時候，法令紋前所未有的深刻。皺紋夾起來又鬆懈，鬆懈又夾起來，像斷層擠出火山，火山大鳴大放。一瞬間我明白了這個人的愛像岩漿一樣客觀、直白，有血的顏色和嘔吐物的質地，拔山倒樹而來。**他上下唇嘍弄的時候捅破我心裡的處女膜。**

B.以「品味」包裝的「情話」

李國華的「胡蘭成式情話」（1）

李國華對著天花板說：「這是老師愛你的方式，你懂嗎？你不要生我的氣，你是讀過書的人，應該知道美麗是不屬於它自己的。你那麼美，但總也不可能屬於全部的人，那只好屬於我了。你知道嗎？你是我的。你喜歡老師，老師喜歡你，我們沒有做不對的事情。這是兩個互相喜歡的人能做的最極致的事情，你不可以生我的氣。你不知道我花了多大的勇氣才走到這一步。第一次見到你我就知道你是我命中注定的小天使。你知道我讀你的作文，你說：『在愛裡，我時常看見天堂。這個天堂有涮著白金色鬃毛的馬匹成對地親吻，一點點的土腥氣蒸上來。』」

李國華的「胡蘭成式情話」（2）

我從不背學生的作文，但是剛剛我真的在你身上嘗到了天堂。一面拿著紅筆我一面看見你咬著筆桿寫下這句話的樣子。你為什麼就不離開我的腦子呢？你可以責備我走太遠。你可以責備我做太過。但是你能責備我的愛嗎？你能責備自己的美嗎？更何況，再過幾天就是教師節了，你是全世界最好的教師節禮物。」她聽不聽得進去無所謂，**李國華覺得自己講得很好**。平時講課的效果出來了。他知道她下禮拜還是會到。下下個禮拜亦然。

李國華的「胡蘭成式情話」（3）

那次思琪問她之於他是什麼呢？他只回答了四個字：「**千夫所指**。」問他是千夫所指也無所謂嗎？記得老師回答：「**本來有所謂，但是我很少非要什麼東西不可，最後便無所謂了。**」便第一次地在大街上牽起她的手，他自己也勇敢不已的樣子。雖然是半夜，陋巷裡，本來就不可能有人。抬頭又是滿月，**她突然想到天地為證那一類的句子**。走回小公寓，他趴在她身上，她只感覺到手背上給月光曬得辣辣的，有老師手的形狀留在那裡。想到千夫所指這個成語的俗濫，可以隨意置換成千目所視，甚至千刀萬剮，反正老師總是在照抄他腦子裡的成語辭典。思琪很快樂。

對照：毛毛先生的情話

毛毛有時候窩在樓上畫設計圖，畫到一半手自動地移到稿子的邊角畫起一枚女式九號麻花戒。戒指裡又自動地畫上無名指。回想你叫我毛先生的聲音，把這句話截斷，剩下一個毛字，再播放兩次：毛毛。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小名這樣壯麗。無名指旁又自動畫上中指和小指，橢圓形的指甲像地球公轉的黃道。你是從哪一個星系掉下來的。你一定可以原諒我開車從店裡回家的路上，看到唯一被都市放過的一顆星星還亮著，就想到未完的稿子，想到未完的稿子就要熬夜，熬夜看見日出了還是要去店裡，看著店裡的電子行事曆就在心裡撕日曆，就想到再一天就又可以看見你了。到最後我竟然看見星星就想到你，看見太陽也想到你。手又自動地畫起了食指和拇指，指頭上的節和手背上的汗毛。不能再畫下去了。其實只要每個禮拜看到你好好的就好了。

#3.文學案例二：

張亦絢 《永別書》



張亦絢 《永別書》

- 長篇小說，出版於2015年
- 外省人、女同志的賀殷殷為主角，處理兩大認同難題。可視為跨越解嚴前後之台灣人心靈史
- 全書處理「兩次爆炸」，並點明了「記憶與遺忘」作為主題。
- 「兩次爆炸」分別對應了個人面對「國族正確」與「性別正確」的驚駭。

《永別書》最後一章的「年表」

3歲那年，第一次爆炸。

13歲，小朱。

23歲，第二次爆炸。

33歲，維也納。布列塔尼亞。

43歲，我將完全遺忘，所有致我於不顧，但我曾以性命相搏，記住的一切。

接下來，我該得到恩賜，像我出生最初的那3年，應該是我唯一幸福，不記不憶的3年。

我將獲准享用，一樣不記不憶的3年未來時光。

為什麼在這之後，還多出一年？

因為妳將一切盡可能寫下，這多出的一年，**將是回報妳書寫的贈禮。**

A.第一次爆炸：什麼支持了性暴力？

第一次「爆炸」(1)

「但是我還是覺得妳實在太完美了。」她甚至哽咽起來：「我不了解，妳為什麼可以那麼完美。」她還說到，每個人都覺得對抗父權壓迫很痛苦，大家都會想逃避，但我似乎不會。

我開始感覺，說理解決不了問題。我想要盡快搖醒小風鈴，不讓她在這種詭異的負面想法中自我毀滅。我不知道當時的我，算不算靈機一動，或福至心靈。

我對她說：「我只要對妳說一件事，我想就能改變妳的想法。妳要聽嗎？」

——**我把我的第一次「爆炸」，用一句話說了給她聽。**

她愣住。幾乎說不出話來。

第一次「爆炸」(2)

「現在妳還覺得，我非常完美嗎？」

「不覺得了。」

「現在妳還覺得，我有太多優點，很值得羨慕嗎？」

「不覺得了。」

「現在妳不為妳自己，感到憂鬱了吧？」

「不，我不憂鬱了。」

這之後，我就再也沒見到小風鈴了。

直到離開地下室咖啡廳之後，我才感覺，我做的事，對自己是多麼殘忍。

這就是第一次「爆炸」的性質。

第一次「爆炸」(3)

如果有什麼人覺得我身上存有優秀美好的氣質，如果有什麼人視我為得天獨厚的人才，**我只需要讓他們知道，在我身上，存有過「爆炸」，「爆炸」就會凌駕所有的讚美或羨慕之情，使我成為——「沒有人會願意與之交換命運」的人。**即使一刻也不可能。

我會做出這種事——不是深思熟慮的結果。

小風鈴真的是我想像中善良、美好、正直之人嗎？有一部分的我，確實是這麼想的；就因為她善良、美好、正直，她對「爆炸」的反應，完全合乎我對這些特質的預期。

也許小風鈴並不鄙視我——但我是一個爆炸過的人的事實，能帶給她如許安慰與自尊——這是我們無法迴避的真相。真相就是，我是那個人們腳底下——之下之下之人，既低且賤。

第一次「爆炸」(4)

坐輪椅——我有沒有用過類似的角度，去看自己的處境呢？坐輪椅的姊姊，能夠以輪椅來勾勒處境。**輪椅是很具體的。不會有人要人們假裝，輪椅並不存在。但是「爆炸」呢？**在我所謂廣闊的無人世界裡，那只是個比喻。截至目前為止，它只是一個代稱。當我不再只是對著自己說話，而是對著像小風鈴這樣一個朋友說話，我是怎麼讓小風鈴明白「爆炸」的？——我是怎麼說「爆炸」，只用一句話——就用一句話，解消了小風鈴眼中我「完美無缺的形象？」

第一次「爆炸」(5)

我是這樣對小風鈴說的：我在三歲那年，就被自己的父親侵犯。

我沒有輪椅、拐杖或是太陽眼鏡之類的物件，可以使您注意、或是猜測到這個存在。

如果您因此以為我相當健全，甚至有一副將遠征奧林匹克運動會奪標的身手——

您就大大誤會了。我不是有意的。

必須還請您，多多原諒。

相信您明白，一時三刻，工廠或是發明家，尚且未能造出，像我們這樣的人，可以使用的輪椅、拐杖或眼鏡。

C.第二次爆炸：語言的破產即救贖之幻滅

第二次「爆炸」(1)

瑄萱在說那件事時，並沒有很大的困難，她表達得很好，很有層次。

我從來沒有聽說，也沒有想像過這種事。與亂倫的不可思議比起來，她說的事，似乎更加離奇。如果我對亂倫的思考很困難、很緩慢，我受惠於當時致力有限。但是這一次，作為一個成年人，這是讓我覺得：不是我的臉，而是我的人生——被潑了硫酸。

她告訴我有一種人，會編造出不存在的人物與事件，欺騙周遭的人，讓人以為那是存在的[……]她說那叫說謊癖，我說我知道。並且我還背了夏宇的詩（得意洋洋地），就是這個吧，我在詩裡讀到過。我背了詩，完全不知道自己將要面對的是什麼。

第二次「爆炸」(2)

之後就完了。不是因為萱瑄說，她就是說謊癖患者，而是因為她告訴我，她對我說了哪些謊。而那些事——我**一直完全相信，確有其人其事，不是相信了兩分鐘，而是這些年。**

妳記得梅寶的事嗎？記得。梅寶並不存在，那是我編出來的。妳記得我說過Rosa的事嗎？記得呀。那個開車到學校送講義給妳的學姊，她現在在南非不是嗎？Rosa並不存在，她是我編出來的。那她不在南非？誰在南非？沒有人在南非，全部都是我編的。妳記得章魚小四嗎？記得。她怎麼了？她沒死嗎？她不是真人，她也是我編出來的。

第二次「爆炸」(3)

(妳知道，妳的所作所為，就是會造成，有過我這樣童年遭遇的小孩，莫大痛苦的原因之一嗎？因為我最大的惡夢，就是人們會——把我當做妳。)

(妳知道，就是因為放羊的孩子存在，所以即使我說的是真的，許多人還是怕做被騙的樵夫，所以都不來救我嗎？)

(妳知道，我從小是如何小心翼翼，不放過任何機會，奮力學習保住最多的真實，為的只是——要使人們相信我，並且也使自己，對得起這份相信嗎？)

(如果我知道，我連一秒鐘也不能容忍自己沾染到妳，一個偽證者——我的天，瑄萱妳怎麼可以做、做那個無中生有的依阿高！)

結語：為什麼「性暴力」與「語言&記憶」的

主題如此貼近？或者反過來問：

「Me too」的運動型態，為何會是「以語言說出記憶」，並「召喚每一個人的記憶」？